



每月短篇小說評介

瘋狂動物園

——評介吳永毅的「新來的獅子」

詹宏志。

篇名：新來的獅子

作者：吳永毅

字數：一萬五千字

發表日期：尚未發表

發表刊物：中國時報本屆文學獎得獎作品

• 新來的年輕獅子

我也同意，文學獎與小說獎並不能創造「文藝復興」於衰頹的時代，它，至多，只能爲我們發掘出一些陌生却閃亮着才情的新名字。

就像黃凡，這個名字今日聽來猶不能完全祛除生僻，在去年時報文學獎公佈之前，沒有任何作品發表，也沒有任何線索可以覺察這樣一位潛航百疇之下的作家——直到傳播媒體以其排山倒海之勢，報導了百萬獎金文學競逐的結果，才把他以及他的小說，像一九七九年的聖誕禮物一樣，帶到我們的面前。

懸着胡蘿蔔而使驢子快跑的文學獎，本不能翻湧新潮，創造新元；但因着這些新名字的出現而變得有意思，因着這些年輕人的興起而變得有價值——也因此，值得我們冒着文學商業化、文學作秀化的風險，爲這項資本主義社會下的產物表示支持與喝采。

就在每年這個時分，正是忙碌的小說季節；兩大報的文學獎都要在十月與十一月陸續發表，讀者與批評家，即將面臨那張目不暇給的名單，倉皇不及辨識那些新鮮而易淆的名字。

今年中國時報文學獎搶先一步，已經宣佈了四項得獎的名單，並發表了部分作品。像往常一樣，新人出頭是屢見不鮮的，以小說獎而言，今年的首獎與優等獎分別是：吳信雄的「一九七四年」、辜輝龍的「厝仔春」、陳偉明的「二度潮水」、吳永毅的「新來的獅子」。四個名字對一般文學讀者大眾來說，幾乎都是新的；陳偉明曾經以裕農路的筆名在「聯副新人月」專輯裏發表過一篇「三地書」，吳永毅曾經在中文學發表過一篇「等待星星」，吳信雄主要的寫作範疇是股票、經濟，辜輝龍則記不起有什麼作品發表。新人的突出，意味着文學獎的公開與機會均等，多少是一件可喜的事。

但是，文學獎的結果却不一定是可喜的。每年上百萬財力的投入，可能獲得驚人的成績，也可能一無所獲——文學獎的結果，極可能是公正的，未必是令人心服的；因着評審人的觀點與品味，以及投票的運作功能，首獎作品與優等作品、佳作作品，其區分的關係，未必名實相符。——以今年時報小說獎得獎作品而論，請容我這麼坦率地說，首獎作品「一九七四年」其實是一篇鄙陋的小說，文字與內涵俱無足觀；

五位決選委員竟以桂冠爲凡夫加冕，真令人驚異。

已經發表的兩篇優等作品：「厝仔春」與「二度潮水」，成績僅稱穩妥，不見得特別出色。尚未發表而即將發表的優等作品「新來的獅子」，在我看來，才是四篇之中最具創意、有風格有文采的傑出小說。

「新」文作者吳永毅，淡江大學建築系的學生，在小說作者中幾乎是全新的面孔，「新來的獅子」是正式發表於文學刊物的第二篇小說——然而，以「新來的獅子」那麼銳利的筆鋒，那種佈局遣調的創意與能力，足以使他躋身優秀年輕作家成爲必然。無疑，他自己，正是新來的年輕獅子——在預言他的成就之前，讓我來析評這篇小說「新來的獅子」。

● 龍子裏的荒謬劇場

「荒謬劇」(Theatre of the Absurd)指的是五〇年代與六〇年代初，一些歐洲與美國劇作家所創作的戲劇。荒謬一辭借自於存在主義哲學家卡謬(Albert Camus)，他的論文「薛西佛斯的神話」首先指出人類的處境是荒謬的。荒謬劇的興起並沒有具體的「運動」，被指爲荒謬劇作家的像貝克特(

Samuel Beckett)、艾歐涅斯柯(Eugène Ionesco)、艾德莫夫(Arthur Adamov)、品特(Harold Pinter)等人，作品之間形式風格大異其趣；然而都有一共通觀點，認爲人雖活在世上却對世界無能爲力(out of key)，人的意義太難理解，人在世間所扮演的角色好像毫無目的，因此，人不免尷尬自疑，承受莫名的壓力。

荒謬劇中最出名的莫過於貝克特的「等待果陀」(Waiting for Godot, 1952)，兩名流浪漢在劇中做莫名的等待，但並無任何人或物來臨。這個意象充分表達了荒謬劇作家的觀點：人類的一切努力究屬徒然。

荒謬劇多少受惠於超現實主義，並深受卡夫卡小說的影響。它的角色常常舉止失措，它的語言常常錯落重覆，它的結構常常以意象組合代替系列事件，它的演出常常缺乏傳統的戲劇動作。荒謬劇儘管充滿荒唐無目的的行爲以及繞圈子的對白，却常常造成喜劇性甚至鬧劇性的表面效果。

荒謬劇雖然包涵了嚴肅的形上討論，因爲它形式的乖張，使它未能持續長久；大部分的荒謬劇作家像

艾德莫夫、艾爾比 (Edward Albee) 等人後來都轉向了。因此我們可以說，荒謬劇是過氣了！但是，荒謬劇留下來的意義却是正面的，它不但延伸了戰後傳統嚴肅戲劇的範圍，也影響了後來的藝術技巧；譬如小說，當小說在寫實的基礎上，摻揉了部分荒謬劇的精神，在處理心理、社會、與道德問題時，往往更為深刻而有力。

在臺灣，因着存在主義一度在知識界時髦地流傳，荒謬劇也曾經成為知識份子間的話題，甚至將「等待果陀」搬上舞台。——由於社會的氛圍（或者說廿世紀文明的病態）尚未充分成熟，荒謬劇在臺灣，並不能像在歐洲，贏得大量觀眾的熱情（或困惑）。荒謬劇煙消雲散之後，我們偶而還可以在臺灣一些現代主義的小說作品裏看到它難辨的身影，但適當地借取荒謬劇的技巧與精神，合宜地溶入此地的環境，探究我們自己的問題的作品，終究未能產生。存在主義與荒謬劇在臺灣的流行，幾乎只是浪費。

我讀吳永毅的「新來的獅子」，卻發現荒謬劇身影的再現，毫不造作且毫無勉強地成為臺灣現實的一部分，不論小說家自己是否自覺，這將是「西藝中化

」的真實而有價值的一面。

「新來的獅子」故事發生在動物園，主角林嘉生是一位動物園的清潔工，他的工作主要是清理籠子裏畜牲糞下來的大便。有一次，動物園又從東非運來兩隻獅子，運到交通輻輳的中山北路，發生了車禍，跑走了一隻獅子；動物園裏的工作人員與警察對獅子展開追逐，獅子闖進大飯店大鬧一番，終於被擒。主人翁林嘉生則在夜裏，因企圖偷竊餵食獅子的牛肉，喪生在新來的獅子的爪下。

人類的處境是荒謬的，林嘉生的處境概乎其然，他的生活人獸難分尊卑，小說一開始，就點出這個情況：

林嘉生站起來，抬頭看着噴射機肚子裏慢慢伸出來的輪子，想起今天要空運來一對東非的獅子——幹您娘——幹您娘老背——他罵了兩句才又蹲下去，繼續撿那些長頸鹿痢出來的大便，炎熱的天氣使牠們排泄出來的東西變得又硬又黑又臭。他一邊撿，一邊移動他的兩腿，好不容易才裝滿一桶，……他把額頭上的汗擦在手臂鼓鼓的肌肉上，又撩起那件沒袖子的襯衫替自己搗了搗風

；感覺到背上的汗水已經使襯衫黏在皮膚上，而且也把 B、V、D 內褲的鬆緊帶冷濕了——幹——他用力踢開了另一個空桶，又對牆壁猛揮了左右兩拳，……然後他壓響手指的關節，頹喪的走到草堆裏，找到空鐵桶，重新開始撿那又硬又黑又臭的大便。

小說一開始就創造了一個近乎「薛西佛斯」的處境，無止境地清理動物的大便；而主角林嘉生對環境是無能為力的，他無力改善什麼條件，第一天上班，同事老張就問起他「你打算活幾歲——好——七十歲——你現在幾歲——二十一——那你他媽還要晒四十九年，你逞強個屁啊」。

小說所創造的處境也是尷尬的，人與獸的地位正巧是錯亂的，小說中指出：

馬來亞熊——喜於白天在樹頂作日光浴——主食——野蜂蜜——水果——他看到籠子裏還剩下半個沒吃完的蕃薯——牠瘋了——瘋了——林嘉生想起剛來的那個月，他發現馬來亞熊、黑豹和石虎，每天除了睡覺和吃東西，就是在籠邊生氣的來回踱步，他就這樣對老張說。可是老張却說——

——沒有——沒有——牠們只是無聊而已——林嘉生又看到七八顆花生打到馬來亞熊的頭上，牠却一點反應也沒有，他就覺得老張的話不對，老張說——有吃——有喝——又沒有豺狼虎豹咬牠們——還有人——你——大棵呆——嘿——嘿——替牠們掃地——幹嘛發什麼亂七八糟的瘋——林嘉生想——老張在動物園太久了——熊和人他都分不清楚了——有人替我——林嘉生——掃地——我會覺得很有面子——有人送給我吃的——我就不必做工來賺——可是熊不懂這些——牠不知道有人替牠掃地是有面子——牠也不知道有人餵牠吃飽是賺到了——牠從來不想——為什麼有的人有照像機——有的人却没有——就像獅子也幹你娘的不知坐飛機要買票——牠們都是靠背的楞頭——只知道要跑出籠子——不知道籠子外面的人還拼死要——錢——錢——錢——幹……

林嘉生在動物園裏反覆機械地撿拾大便，向前看，極可能他還要重覆地撿四十九年；更荒謬的是，籠子裏的生活使他的價值顛倒了，做為替熊掃地的人，他充滿了憤怒，寧願自己是一頭獅子，「關在籠子裏，也

沒關係」。在他眼中，人在世界的角色太不合理，人的意義也太難理解，「有的人有照像機，有的人却没有」，他也没有能力將他的憤怒抽象化，成為對社會的抗議，或在思辨中尋得理論基礎，他只能說「幹」，這是他對周圍環境具體的反應。

這是小說對主角所安排的籠中處理，然後，小說才以戲謔的喜劇筆調，進展小說的情節。

• 噴射機與黑背包

對小說來說，噴射機與黑背包是兩個重要的象徵，幾乎就代表了林嘉生的夢與現實。噴射機在小說中出現三次，黑背包則是小說情節急轉而下的樞紐。

噴射機第一次出現的時候，「四具二萬八千磅推力的引擎，帶着一架噴射機飛過來」，它空運來一對東非的獅子，觸動了林嘉生的心事——他與動物價值的衝突，心底下隱藏着自卑自怨和憤怒。

噴射機第二次出現，是在林嘉生的胡思亂想裏，透露了林的夢境：

如果我是——獅子——林嘉生一面把大便扔進快要裝滿的鐵桶裏，一面喃喃地對自己說——如果

我是獅子就好了——關在籠子裏——也沒關係——我只想坐一次飛機——不要錢的——像獅子——五歲就坐飛機——經過巴黎——還有幹——美國——到臺灣來——還有人每天餵他們一百斤帶骨頭的牛肉——肉——嘿——肉——免錢的——哈哈……

但夢境終歸是夢境，幾乎沒有實現的可能，當噴射機第三次出現的時候，他的夢境成為莫名的壓力，使他感到羞辱與憤怒，並把他推到不可抗拒的悲運裏。林嘉生把背包掉在豪華的觀光大飯店，但他的衣著儀表和心理都不容許再進去拿，他徘徊數度終於放棄，這時「一架噴射機飛過他的頭頂，隨著那巨大噪音的震撼，他體內的羞辱緩緩變為憤怒，又無法控制的化為一陣戰慄；直到噴射機的紅燈逐漸遠去而沒入樓房的屋頂，他才平靜下來，茫然地隨著人羣在路口等紅燈」。當他對噴射機感到戰慄，文中又連續出現兩次「紅燈」，我們已經感覺到林嘉生正走向什麼命運，陰冷的氣氛逐漸籠罩上來，悲劇已然不可避免。

如果噴射機是不可及的夢境，黑背包就是揮之不去的現實。黑背包在小說中出現四次，一次比一次厲

恥，因為它是現實本身，也是生活本身，作者在這裏再度呼應「人的處境是荒謬的」這一荒謬劇的基本前提。

黑背包第一次出現的時候，同事老張正枕著林嘉生的黑背包睡覺，林嘉生倒抽一口冷氣，心跳得厲害，極有可能，黑背色的秘密就要被發現了。小說中以一段文字描寫林嘉生如何發出各種噪音，企圖吵醒老張，搶回背包，而未果。

黑背包的第二次出現，揭開神秘的外衣，林嘉生打開它，裏頭是他偷來的一塊餵獅子的牛排，這是林嘉生現實生活得意的一面，「一伸手——就比做三天還賺」；更重要的是，它帶給了他尊嚴，「阿母看到這麼漂亮的肉一定很高興，又要誇獎——阿生——最會賺錢」，阿母以為他賺得錢多，其實只是常常偷肉回家，騙阿母說是向送牛肉人買的，才帶來這點光榮與驕傲，彌補了他替馬來亞熊掃地的羞辱。

黑背包的第三次出現，却又成為他貧窮的標誌與尷尬的負擔。當林嘉生以及動物園其他工作人員與警察，進入豪華的貴賓大飯店尋找那頭迷失的獅子，飯店內穿紅戴綠的男女使他們幾個人成為窩囊、骯髒丟

臉的形象。他們滿懷自卑地追著獅子來到二樓的西餐廳，「餐廳裝飾得金壁輝煌，鋪著猩紅的地毯，穿白衣服的小弟在上面穿梭，客人用銀色的刀叉吃東西，還有幾個白人在喝酒」，正當他們最需要一點殘存的尊嚴之時：

林嘉生背包裏的便當突然——咯鏘——咯鏘——的作響，引起一陣哄笑。老張回頭狠狠地瞪了他一眼，他趕緊搖一搖背包，不顧別人的嘲笑，再往前走；可是湯匙仍在便當裏滾動，變成——鏘——鏘——鏘的節奏，使得幾個女人笑彎了腰；他再搖背包，想把聲音弄停時，老張突然伸手把他扭住，暴出額上的青筋，兇狠的對他低吼——你的臭背包——比命還值錢啊——你要我死在這種地方——給這些王八蛋——大富翁——看好戲啊——然後發覺大家都瞪大眼睛在看，他就放鬆了林嘉生，眼睛裏的怒火也瞬息散失成一些無力而脆弱的光芒，說——把它放下——好不好——林嘉生聽了，他本來想罵——幹——你心情不好——我知道——你要面子——我也要——何必在這麼多人面前——漏自己人的氣——可是林嘉生

發現自己的憤怒就和老張的不滿一樣，在這種地方，這些人面前，怎麼都不能變得更強烈起來。他只是乖乖的把背包拿下，隨手扔在廚房門前的一張桌子上。……

第三次的黑背包出現，澈底地粉碎他藉由它獲取的微薄尊嚴；生活的階層的殘忍在此表現無遺，在他的家裏，這隻黑背包的驕傲正好只够在另一階層（貴賓大飯店）裏成爲屈辱。——但是他的生活仍然依附著它，他離開貴賓大飯店時，靠著這隻黑背包裏頭偷來的肉，還可以贏取尊敬和驕傲；但他忘了，隨手把黑背包放在桌上，註定他因失去背包也要失去生活了。

黑背包最後一次出現（其實是失落）的時候，是林嘉生回到動物園，才猛然想起「糟糕——背包呢——幹您老背——放在大飯店沒拿」。當他趕回大飯店門口，發現「體面的玻璃門裏，一些衣著華麗的男女在沙發上談笑」，他的「腳停住了，想起自己穿得太爛，不能從大門進去」；當他繞到後門，發現「開轎車的人才能進去」。他的幾經徘徊與鬼鬼祟祟，引起了警衛的注意，「一想自己真的是個小偷（偷動物園的肉），就更心虛了」，遲疑了一下，終於拔腿跑

了。黑背包的放棄，意味著他殘存的驕傲也要離他而去，林嘉生想起「今天早上出來，還答應買一些牛肉回家，可是現在不但肉沒了，背包也掉了，連明天帶飯的便當都不見了，阿母不生氣，阿爸和他不挨罵才怪」。

黑背包是現實的表徵，對應於噴射機高飛的夢，現實中有高興（偷了一塊肉）與不得意（飯店中出洋相）的各方面，但現實不能發生衝突，更不能失去——理想之國可以不降臨，世俗之國却不能離去，因爲那是生活的最後根據地。

• 肉食的悲劇

肉，那塊林嘉生俗世的追求，失去的時候，他決定再回動物園。已經是入夜時分，林嘉生闖進動物園，來到獅子籠前，東非新來的獅子躺臥在牛肉堆前，似乎麻藥還有效。他小心翼翼戳了幾下獅子，又踢了牠們一脚，都沒有得到反應；他大步跑到肉堆前取了一塊，回頭又覺得太肥，正在換選一塊肉之前，獅子一翻身站了起來，林嘉生一切的思考覺悟都嫌太遲，「更非的獅子撲過來，以牠在草原上熟悉的技巧，用

利爪擒住林嘉生的脖子，大約廿分鐘後，偌大的動物園西區，只聽到獅子把他的骨頭吐在鐵欄上的聲音，使那些住在假山裏的猴子騷動了大半夜」。

一路的喜劇筆法，在終尾冷峻地急轉為悲劇，帶給人無比的衝擊，仔細想想荒謬劇的結構，固然表面上都帶著喜劇效果，骨子裏豈有不是「荒謬人生」之悲劇？「新來的獅子」何獨不然，當它以冷靜的筆法敘述那些社會情緒（貧窮、不平、對比）時，何嘗不是已經安下悲劇的必然結果？唯有如此，可以適切地為荒謬人生做一註腳；也唯有如此，可以合宜地表達一位 Angry Young Man 的社會抗議。

等待發光的星星

吳永毅，在今年已經出現的新小說家中，絕對有其無窮的潛力與發展；他不完全成熟的個人風格已然具有強大的魅力，他不隨時俗，不寫他人熟悉的形式與題材，一開始，起步就是高明的。

以「新來的獅子」來論這位小說家的優點，也許略嫌證據不足，但已不難看出他幾項重要的性格與素質：

一、他的角色是複雜的：即使是像林嘉生這樣頭腦簡單的小人物，他也不是好人、壞人，或者任何一種被特定了的、簡化了的人物（這是國內小說家最容易陷入的窠臼）；他有憤怒、卑屈，也有好玩天真的的一面。當他在動物園工作被惡毒的太陽晒得發昏的時候，一羣學生跟著老師來逛動物園，他們的問題與喧嘩吸引了他的注意，「他又看到戴手錶的女孩又著腰一直叫——才不會——才不會——才不會——才不會——才不會——才不會——在幾乎要使他受不了的時候——不要講話——傳來老師毫不動氣、慢條斯理的聲音，使林嘉生突然覺得身體裏那些像老張的，令人討厭却又好玩的個性都復活了——如果我是學生的話——林嘉生想，我就要問老師——老師——長頸鹿牠肚子底下——那個——大大的——一條——是什麼——嘿——嘿——嘻嘻——噫噫噫——。」戲謔的心揉合在現實生活的壓力裏頭，使得他的人物更接近於真實，「真實世界裏，沒有一種人是永遠痛苦或永遠歡樂的」；概念化的角色，雖然易於處理，易於表達意見，但藝術的感動力是沒有的。

二、他的社會觀是節制的：我很害怕某一種現實

主義小說，把人寫成單純一種社會情緒反應的動物，譬如憤怒與抗議，如果那麼堅決而一致，小說就不必寫了，因為他大可以革命。我的意思是說，在人性社會裏頭，過度的掄揚或貶抑都是一種矯情，也是一種謊言。真實的世界往往介乎唯物與唯心之間（也許靠近唯物一些），合理合宜的小說社會觀，應該在社會情緒反應之前，有一部分人性本身的反省。

林嘉生的悲劇，有些人來寫，會完全歸諸於社會的不平與貧窮的驅策，林嘉生身不由己，他是被決定的。但吳永毅不然，他寧可複雜混亂一些，他讓你同情林嘉生，但不讓林嘉生是全對的（或聖潔的）。林嘉生也有錯，第一、他偷牛肉（他不是活不下才偷牛肉，而是虛榮——阿生最會賺錢！）；第二、他再回來偷牛肉的時候，犯了兩個致命的錯誤，一是沒有確定獅子的醒睡，一是不該貪得無饜（拿了一塊，又嫌太肥）。也就是說，林嘉生的悲劇由社會與他共同造成，人性中的愚昧、貪婪也是批判的對象。這樣的社會觀，常可以使小說更近於真實。

三、他的想像力是豐饒的：現實的表呈如果沒有想像力的剪裁輔助，只是一種無力的形式，更沒有意

見可言。文學上，並沒有一種真正表達現實的可能，也沒有絕對客觀的存在——反對想像力，標榜完全寫實的人只是不懂文學的本身，不察想像力在他身上的作用。——也許應該反對的，是那種天馬行空，虛偽作假的想像力。事實上，如果沒有想像力，真實的世界或理想的社會或人生的正義，我們都無從想像。

吳永毅這篇「新來的獅子」，故事當然是虛擬的（Fictional），可能性也是極微的。他運用了適當的現代主義的技巧，借用了荒謬劇的表現手法，輔以豐饒想像力的描摹，却能賦予具體的社會意義，也探入普遍的人性宇宙——儘管還不够深刻，不够廣大，却是現代主義與現實主義的綜合（the Synthesis of Modernism and realism）。在這麼多年現代主義與現實主義的對立矛盾之下，這樣的作品深具意義，它以作品本身的感動力和藝術性一舉打破了意識型態的神話，說明兩種主義之間本來是沒有衝突的。

這位年輕人，我們不知他未來的作品如何，啊，但我們衷心等待！